蒯本佑文集

卷二

铁军司令

⊙蒯本佑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蒯本佑文集

卷二

铁军司令

蒯本佑摇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滦河滩/蒯本佑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蒯本佑文集）
ISBN 978-7-224-08456-6

Ⅰ.滦… Ⅱ.蒯…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067530 号

蒯本佑文集

作　　者　蒯本佑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32开　42.625印张
字　　数　1124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456—6
定　　价　88.00元

作者简介

蒯本佑，男，[illegible]年出生。[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野性的濠河》、《需要女人的部落》，中篇小说集《流年》等，长篇小说《百年红屋》、《龙子龙孙》、《朝晖园》、《脊梁》，这次出版的长篇小说为《濠河滩》、《铁军司令》、《秀乡》、《玉兰花开》四卷。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反映濠河滩的风情、濠河人的爱情。林林总总的人与事，用十几部作品四百余万字勾画出崇川的清明上河图。

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南通市崇川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曾多次获奖。

摇目摇录

引摇子 …… 员

第一章 …… 猿

第二章 …… 员圆

第三章 …… 圆源

第四章 …… 源圆

第五章 …… 缘愿

第六章 …… 苑苑

第七章 …… 怨圆

第八章 …… 员园

第九章 …… 员蒙

第十章 …… 员蒙

第十一章 …… 员圆

第十二章 …… 员蒙

第十三章 …… 员缘

第十四章 …… 员圆

第十五章 …… 圆源

第十六章 …… 圆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

第十七章 …… 圆源
第十八章 …… 圆愿
第十九章 …… 圆园
第二十章 …… 圆员
第二十一章 …… 圆远
第二十二章 …… 猿员
尾摇声 …… 猿缘

引摇子

龙成侯是享用‘建筑之乡’盛名的，崇市建筑界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灯儿’。

北京的秋天很迷人。阳光灿烂地照在人们的脸上。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大屯的工地上洋溢着激动人心的喜气。曾经从事过建筑施工的老部长回到‘娘家’，观看首届全国青工技术大赛建筑业前十名能工巧匠们的精彩表演。当瓦工表演赛开始时，中央首长的眼光盯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只见年轻人一招一式利索轻巧，打刀熟练沉稳，挤浆砌筑动作麻利、墙体灰缝饱满、墙面清洁整齐，在一片欢呼声中，年轻人第一个放下手中的瓦刀，用袖管抹一下额头上的汗，就站到一边休息去了。这时，当年‘青年鲁班’的中央首长走了过去，他握着今朝‘瓦工状元’龙成侯的手，高兴地说：‘不简单，年轻人好手艺，好好干！’中央首长的嘱咐殷切而充满希望，害羞而拘谨的龙成侯抿嘴笑着，重重地点点头。在北京决赛前夕，龙成侯去第三建筑公司工地进行适应性操作，发现南方人砌墙用的小瓦刀远不及大西北人用的大铲，大铲甩灰均匀，无需再抹平，可是在北京城转了一天也没有买到大铲。回到住地，他盯着一堆工具，算计开了。结果他‘算计’了那块抹灰用的铁板，把窄的一头去掉一截，再将握把移向一边，一把憨态可掬的方形大铲就做成了，不甚美观，试着用用，得心应手，他就是拿着这把大铲赢得了比赛的宝贵时间。新时期的瓦工不同于过去的泥水匠。全国性比赛不只是技巧，还要比知识，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土木建筑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中的高级工水平，进行‘应知’书面考试。

龙成侯在瓦工中算个知识分子，但他刚参加工作时，理论摸底

考试不及格。哎，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后来，他的业余时间全耗在那些技术书上了。他不看电影，不逛商店，书本为他打开了一扇多彩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中国建筑博大精深的世界。过去只知道做，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原来奥妙全藏在书里呢！有些知识，是要到时间中去领会掌握的，于是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建筑工地，不是摆砖撂底，就是打听谁的墙砌得最好，谁的活干得最绝，然后就把自己操作的位置尽量选在这些人附近。他瞄上了一个又一个建筑能手，工作到哪里，就比赛到哪里。领导给他总结了一句话“留心处处皆学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操作就是比赛。凭着这一份勤奋和刻苦赢得了进京参赛的机会。参赛选手，是在全国一千多万建筑工人中层层比武精选出来的，瓦工组的比赛，总共经过了二十二个项目的检测，龙成侯荣获第一名。

从此，龙成侯被誉为“中国第一瓦工”。

崇市既是纺织之乡，又是建筑之乡，龙成侯从小瓦工做起，从工程队队长做起，一路走来，直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建筑公司老总的人生过程，正是崇市建筑业发展的过程。他在建筑业中独领风骚，一次比一次辉煌，被建筑界誉为“铁军司令”。

第一章

龙成侯出生在濠河滩上。他的手艺从他的爷爷落户濠河滩后开始传给他的父亲，已经传了好几代人。不过，他的爷爷并没有建过高楼大厦，而只是给人家建筑砖瓦结构的平房，什么一进三堂或一进五堂，五架梁或七架梁，三开间或明三暗五的青砖小瓦的房子，最难的建筑是庙宇和古塔，因为爷爷的手艺好，所以常有人慕名找上门来请他去做难活。他爷爷年事已高，告老回家，在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种些瓜果蔬菜，安度晚年。到他父亲这一辈搞建筑后，工程上大部分用的材料是钢筋、水泥、黄沙和石子。他父亲是个聪明的手艺人，很快承接水泥浇制的框架结构的建筑工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因为他父亲手艺好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所以他父亲以此为荣一辈子。

龙成侯中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只好回乡务农，他不服命，说："难道我白读十年书吗？"

父亲说："草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咱家是农业户口，乡下人还是做手艺活嘛。"

爷爷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跟你爹学手艺吧！"

龙成侯说："早知道做瓦匠读那么多书干啥？"

父亲说："混蛋！读书人和不读书的人不一样！"

爷爷"呵呵"笑着说："人哪，学不完哪。"

龙成侯想，爷爷话里有话。于是他问："爷爷，为什么'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爷爷说："虽然我们手艺人很艰苦，但我们的待遇好。"

爷爷把手艺人享受的特殊待遇说给龙成侯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动土开工到新屋落成，“开工酒”、“收工酒”正式的“八碗八”大宴，除此以外，每天三顿“六碗六”，另外还有两餐点心，俗称“五顿头”。

砌房造屋以“上梁”最为隆重。民居“上梁”，也包括水泥结构的第一块楼板。主家用大红纸写上福禄寿三个正楷大字或只写一个“福”字贴在大梁中间；同时，在后边二架梁正中或中间立柱上端贴上“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

“上梁”时，木匠要讲“行话”，斧头叫“代富”，绳子叫“千金”，梯子叫“步步高”。木匠的“口话”很押韵：

脚踏金梯步步高，
王母娘娘把手招，
问她招的什么事，
招的福如东海浪滔滔。

脚踏金梯步步高，
王母娘娘把手招，
问她招的什么事，
招的财神菩萨捧元宝……

瓦匠站在山墙上配合木匠，也说吉利的“口话”：

金花铺地银花开，
手托金梁请上来，
请龙登基龙门开，
状元出在贵府上。

上好、装正大梁，主家放鞭炮。这时，上梁瓦木匠师傅一边用斧头有节奏地敲打大梁，一边继续说唱“口话”：

金花托朵银花开，
手抄鱼笼托上来，
你抄的狮子头，
我抄的狮子尾，

狮子摇摇摆摆像金龙，

狮子养得肥肥胖，

先买田来后买庄，

大富大贵出在你府上。

封了大官还嫌小，

子子孙孙中阁老。

主家喜气洋洋、满面春风，把一个个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发给大家。这钱叫“喜钱”。

瓦木匠双手拿钱，齐贺主家发财万万年。

……

龙成侯长期受爷爷的江海民居文化影响。

从那以后，龙成侯跟着爷爷和父亲操起瓦刀，学习自家的传统手艺了。龙家的祖祖辈辈没读过书，他能读到高中毕业该知足了。并不是爷爷一言九鼎，而是他不学瓦工手艺又能干什么呢？他说不出未来的生活模式，只是心头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念头萌动着，他感到自己有文化应该比没文化的父辈强。

一日，他听说城里建筑安装总公司的曹家诗在省里的比赛中获得了“万砖能手”的称号，于是他突然清醒了，朦胧的目标也明朗起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心一意干下去，学一身本领，泥瓦匠也能出人头地。喝濠河水长大的龙成侯悟性好，吃得起苦，他爱上了那一块块用泥巴烧的砖头，爱上了那把方方整整的泥刀，他经常琢磨爷爷和父亲砌墙的手势，不久，就琢磨出名堂来了，竟能说出建筑方面的一些门道来了。爷爷说，龙家的孩子有出息，让成侯出去独撑“门面”。

龙成侯进了建筑站，成为一名瓦工。从此，他见识就更广了，只要遇到比他干得好的，他都要跟人家琢磨一阵子，请教一阵子。他开始砌高楼了，开始盘弄圆形的墙面，开始见识各种带角度的砌筑技巧。书上说，建筑物是一首抒情的诗，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他感到这话说得真好，砌房子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呢。于是一把泥

刀在他手里像生了风似的，一块块砖仿佛也有了生命，他把砖握在手上，一刀錾下去，切口笔直，要什么角度就是什么角度。同行们羡慕极了，说："这孩子手里有魔功呢！"龙成侯爱动脑子用的巧力。传统式砌墙靠皮数杆用钉子卡住线，绕一端栓一小块砧棚线，从正面控制墙体砌筑，这是世代沿袭的老办法，大家也就一直这么干。他在实践中发现这样只能保证正手墙的质量。为了反手墙的质量也得到控制，他把单面挂线改为双面挂线，使墙体的正反两面都显得灰缝均匀、密实、墙面平坦，受到行家们的一致好评。

大西北的冬夜很长，很长；风很冷，很冷，肆无忌惮目空一切地横扫着黑的世界。龙成侯的脑子里恍恍惚惚地充塞着莫名其妙的欲望。他带领工程队南征北战，在大西北这座城市里留下许多建筑，而他至今仍然是个光棍汉。他有成就感的同时涌上失败的情绪，于是他那沉重的心情漫无边际地延伸、扩张开去。冬夜很黑，很黑，黑得锅底一般，分不清天，分不清地，分不清万物，混混沌沌，什么都不透明。他躺在棚屋里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瞪大双眼，一幕一幕过滤着爬摸滚打的春春秋秋。风沙从门洞窗口直驱而入，在屋子里打了一个旋，呼啦啦从后窗窜了出去。留下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留下浸骨的寒冷。寒风里一个女人抱着一条被子走进工棚。她是施工队当后勤煮饭的欢儿。

欢儿轻声道："龙队，我送被子来了。"

龙成侯坐起来："欢儿，你怎么还没有睡？"

"你明天就走，俺舍不得你走，睡不着哟。"说着，女人就把被子加盖在龙成侯的床上。

"欢儿，干我们这一行，四海为家，哪里有生活往哪里跑。"龙成侯叹息道："欢儿，我不会忘记你和八娃的。"

欢儿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欢儿又来了，抱着一捆柴火，走进棚屋，在屋中间架起柴火，点着火，那火先是火苗苗，慢慢蹿升起来，很快燃烧成一堆火。于是，棚屋里有了光亮，有了温暖。欢儿一件

件地脱去身上的衣服，火光中，女人裸着白白的身子，展现在龙成侯面前。龙成侯每天吃欢儿煮的饭，烧的菜，但从没有亲眼目睹过欢儿的光裸裸的身子，此刻，他默默盯视着眼前的女人宛如欣赏一件艺术品，心里没有任何邪念只有崇拜。自从他把瓦工的手艺活教给了欢儿的丈夫后，欢儿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去年家里还新建了房子，八娃还买了摩托车，欢儿早就想报答他的大恩大德，但一直没有机会，在他即将离开大西北小县城的前夜，欢儿以身相报，自己送上门，要把女人的身子给这个帮她摆脱贫穷的光棍汉。

“龙队，俺，俺想给你暖暖身子，好吗？”

“我明天就走了，你还对我这么好。”

“龙队，你给俺盖个图章留个纪念吧！”

“欢儿，不能，不能啊，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何况你是我徒弟的婆娘呢！”

“龙队，俺是自愿的……俺自愿报答你的。”

“别说了，快回去吧！”龙成侯叮嘱欢儿：“妹子，我走后，会给你打电话的。记住，有事你打电话给我。”

“龙队，我记住了。”欢儿点点头。

“拿着。”龙成侯从口袋里掏出砖块似的‘大哥大’递给欢儿，说：“你们有困难就打电话告诉我。”

龙成侯的施工队来自江东海西头的崇川濠河滩上的乡村，他出来闯世界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到过好几个地方，女人记得他们来到这个大西北的小县城时正当春暖花开。施工队来大西北干活一般都是春暖花开时，只是这个春天对欢儿来说有点特别，她家的那棵枯了两年的老榆树突然绽出了嫩芽芽，一日，她在那个肮脏的小吃店里，遇见了一群陌生人，大口大口地嚼着肉馒头，大声大气地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她看见他们带着的行李卷里露出了泥刀、锯子和刨子。于是她壮着胆子和他们搭话，她说她家里很穷，想替丈夫找个活儿干。有个姓龙叫功侯的人领她到他们的队长面前，说：“哥，这女人替她男人找个活儿干。”女人渴望的目光盯在龙成侯脸上。

自我介绍道：“我叫欢儿。”龙成侯点点头，道：“叫你男人明天到工地找我。”后来，欢儿领着她的丈夫到施工队，拜龙成侯为师。她和男人双双跪在龙成侯面前道：“师傅在上，请受徒弟八娃一拜。”龙成侯收八娃为徒，并留欢儿在施工队煮饭当后勤。

欢儿对龙成侯感恩不尽，她原来只想替男人找个事做，万万没有想到龙成侯会收留他们两口子。听老辈说，喝濠河水长大的男人特别聪明。这些泥瓦工盘弄起泥刀来，景象确实不比关公舞大刀差啊，还有那些木匠给谁家打个家具什么的，简直像天宫里做出来的活。此后，大西北这座小县城里矗立了许多他们砌的楼房，他们也教出了不少西北徒弟。可是今天他们要走了，他们嫌大西北的风太尖，太硬，嫌大西北挣钱太少。他们出门来就是要挣钱的，哪儿有钱朝哪儿走。

男人和女人四目相望着，割舍不下。

谁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呢？

欢儿头发上沾着一根草屑，忽悠悠地在冷飕飕的风中飘荡着，龙成侯想上去替她挥去。在一阵狂风呼啸声中，听见小框子在喊：“队长，队长！”龙成侯骂了声：“吵什么，九点钟的火车，这时候乱喊个魂！”他手放在门把上时，扭过头捡去欢儿头发上的草屑说。“欢儿，荒年不饿手艺人。你家的男人有了手艺一辈子不愁吃喝，他有能力带兵打仗，独立做工程了。”

是啊，龙成侯的贡献不仅仅是为这个大西北小县城里留下一批建筑物，而是把建筑手艺传授给西北汉，滋生出一支由西北汉自己组成的施工队。

龙成侯和他的施工队要回崇市建设自己的家乡了。欢儿为工程队烧最后一顿饭，让这些男人吃得饱饱的上路。女人很理解男人归心似箭的心情。哎，她弯下腰挖煤，一锹一锹地朝一个大篓子里装，眼泪吧嗒吧嗒地砸下来，砸成一个个小煤坑。虽然她心里舍不得龙成侯走，但又没有留下他的理由。

广厦的施工队在大西北的小县城外吃过最后一顿饭。

饭后，龙成侯顶风大喊：“快点，火车不等人的！看看有没有东西拉下了？老季，你负责殿后！”

“哎——”一个半老头，应了一声。此人头顶上的头发，很像鸡屁股里刚拉出来的一堆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老季相貌平平，肚子里却有货。

老季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建筑专业大学生，他知晓建筑行业特定的文化渊源，精通民俗民风，工程队进场、退场有许多“关目子”。这时，工棚的四角处时不时腾起一片纸灰来，歪歪斜斜地冲上天空，满世界飞舞，很像一群黑蝴蝶。那是昨天晚上老季烧的纸钱。要走了，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得向这里的土地菩萨道一声别，谢谢土地菩萨这些年对施工队的庇护，保佑此去一路平安。要挪地方，也不能想挪就挪，得向祖宗神灵通报一下，咱们要挪地方了，保佑你们的子孙脚踩青云，步步高升。这是规矩。老季看了日子，今天是个黄道吉日，宜出门，宜搬迁。只是天气不好，北风刮得这么狠，像撵一群叫花子似的，北风的声音这么凄厉，像嚎亲爹娘的丧一样。漫天的风沙，漫天的尘土，抽在脸上生痛生痛。大风中的龙成侯回头看了一眼工地，工地被风洗得白惨惨的。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威风凛凛、扎扎实实地竖在那里，这是他们在这里的第几项工程了？好像是第十个，也好像是第十一个？！

龙成侯刚转过身子，就听见香儿喊：“龙队，龙队！”香儿拉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顶风，腿只能迈开半步，还得用手挡着尽往眼睛里吹的风沙。“欢儿不跟我们工程队走，往后烧饭……没人……和我搭档了。龙队，这个小女子怪可怜的，带她一起走吧。让她做后勤。”

龙成侯刚张口说了个：“你……”一阵旋风飞舞过来，像一扇大巴掌，“啪”地捂住了他后面的话。

香儿是施工员王五侯的老婆，喜欢多管闲事，工地上谁和谁吵架了，谁和谁怄气了，她都要出面过问一下，并且谁长谁短地批评一顿，一副地球少了她就不转的样子。稀奇的是，只要她开了口，那些

斗得你死我活的雄鸡头儿便不再硬撑，用冷水冲冲脑袋，说：“看在香儿嫂的面上，算了。”事情就平息下来了。闲下没事时，大家说疯话：“香儿嫂的面子有多大？用尺量的话，南北十里，东西六里，上面可以造溜冰场，开舞厅，还可以搞个开发区。”香儿听了拿块抹布一个个头上抽过去：“你们这些烂屌根的！”

“不能带走！”龙成侯眉宇间的燥气火爆爆的，甚至能让人听见毕剥声。玉儿便‘扑通’一下跪倒了。“大哥，给我一条活路吧！”嘶哑凄厉的声音像一把剪刀，能剪碎人的心。龙成侯的心被剪了一下，便朝着玉儿发态度：“我忙得恨不能把脑袋割下来放脚底下当轮子踩，你斜里抹角的杀出来添什么乱！操牛皮不看看天色。”香儿把手套住嘴，凑在龙成侯的耳朵边大声说了几句话，龙成侯捂着被热气呵得痒痒的耳朵，听懂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玉儿二十岁，四川人，被人贩子骗卖到大庆，又只身逃了出来，袋里没钱，身上没衣，一大群人正在追她找她，她想跟着施工队走，随便走到哪里，再不想见这个可怕的地方了。

跪在地上的玉儿双手抱在胸前，有点发抖，她身上的衣衫很单薄，肩胛骨支棱着，像只瘦弱的小羔羊。

龙成侯叹口气对香儿说：“人家不懂咱们施工队的情况，你也不懂？把个女人带过来，怕我累赘得不够还是怎么的？”

香儿横着眼珠子说：“用不着你喂奶把尿，有什么累赘的？”

玉儿抬起了头，两眼定定地看住了龙成侯，可怜巴巴地恳求：“大哥，我能吃苦，你们干什么活我也干什么活，只求给我条活路！”

龙成侯看见玉儿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盛着一汪泪水。他的心突然一抖，话就软了下来，他对玉儿说：“倒不是喂奶把尿的累赘，咱们工地上都是男人，进来个小女子，把工地搅乱了，还能做生活？”香儿眼珠子骨碌碌一转，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龙成侯拉到一旁，附在他耳朵边嘀咕了一句。

龙成侯说：“皇帝不急太监急，别烦了吧，这种事旁人起劲不得的。”

香儿朝龙成侯挥手："去去去，这事不要你烦。"

王五侯走过来，说："玉儿，还不快谢谢龙队长！"

玉儿跪下，给龙成侯磕头。

王五侯对香儿说："快去收拾收拾，马上就走了。"

这时，欢儿肩上扛着一前一后两个沉甸甸的蛇皮包，赶来了。"龙队，这是俺的一点心意，带着路上吃。"欢儿送给龙成侯一块咸狗肉，一大壶高粱酒，一双棉鞋，依依不舍地说："龙队，咱们啥时再见面哟。"

"我会来看你和八娃的。"龙成侯说。

不知道是风吹的原因，还是离别之情所致，欢儿满脸泪水，她边抹泪边唠叨地叮嘱龙成侯什么，然后，掩着脸离开了龙成侯，迎着呼啦啦的风走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